

晋江原创网
HTTP://WWW.JJWXC.NET

锦绣

一对生于乱世的姐妹，她长于深闺，她游历江湖。她们在各自的选择下，
坚定执著，也在追寻着自己的爱情……

青虹浅碧

jinyan

颜如舜华 锦绣成友

锦绣颜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jinyan

錦顏

錦顏

青虹淺碧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锦颜 / 青红浅碧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8.10

ISBN 978-7-80228-963-5

I. 锦… II. 青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61274 号

锦颜

作 者: 青红浅碧

选题策划: 许挺

责任编辑: 连慧

装帧设计: 木易·金设计

内文制作: 韩东坡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 编 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 行 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e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963-5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

CONTENTS

- 第一章 红妆沉 / 001
- 第二章 楼上女 / 017
- 第三章 惊风雨 / 036
- 第四章 一相逢 / 055
- 第五章 倦寻芳 / 074
- 第六章 回塘雨 / 094
- 第七章 行路难 / 113
- 第八章 带雨痕 / 133
- 第九章 将军令 / 154
- 第十章 水犹寒 / 174
- 第十一章 清角乱 / 192
- 第十二章 绮罗光 / 211
- 梨花泪 (颜泱番外) / 229
- 桃花雨 (付锦蓝番外) / 236
- 西风凉 (夏揽洲番外) / 244

第一章 红妆沉

窗外的风有些大了，吹得斑竹瑟瑟，婆娑作响。桌台上墨迹未干的字帖被风卷落，翩然飞了一室，把满室墨香也一并渲染开来。

正在浅眠中的少女微微睁开眼，仿佛是被风吹眯了眼，她伸手挡着风，却没有动手去收拾满地散乱的书帖，只是怔怔地望着，蓦然出神。

萧瑟兰成看老去。为怕多情，不作花句怜。阁泪倚花愁不语。暗香飘尽知何处。

重到旧时明月路。袖口香寒，心比秋莲苦。休说生生花里住，惜花人去花无主。

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，她抬头，眼神微微有些清冷锐利。

“大小姐，相爷让你去一次书房。”浅粉色衣衫的侍女开始利落地拾掇着，头也未抬。

苏沐颜“嗯”了一声，忽然道：“霁夜，不用收拾了。”她淡淡地笑了笑，“留不住的东西，总是留不住的。”

霁夜顿了顿手，默默道：“小姐的字总是很好，丢了倒是可惜。”说罢



又道，“不若让霁夜收着，日后也免得小姐再后悔，又像上次那样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她的眼圈竟有些红了。

沐颜回首，静默了许久才道：“罢了，随你吧。”

行至书房，沐颜叩了叩门。初夏的天气有些闷热，厚重的声响在午后显得额外沉郁。听得一声“进来”，她才伸手轻推，门应声而开。

进入里间，沐颜默默福了一福，静笑道：“父亲可是有事寻沐儿？”

左相苏澈望了一眼娴静的长女，停下手中的狼毫，笑道：“怎么，没事为父就不能和沐儿聊聊了？”他的手一下下地叩着桌子，眼里有一种锋芒一掠而过。

“怎么会？”沐颜笑，“沐儿只怕耽误了父亲的正事。”她神情淡淡，无波无澜：

她和父亲的关系总是不似小乔那般好，苏澈自来疼爱小乔，小乔也时常伴着他，父女谈笑风声，甚有天伦之乐。自小乔离家后，家中愈发冷清了，而沐颜与苏澈之间，也不过是见面低头行礼罢了，父女之间，一时竟疏离至此。

沐颜唇边浮起一丝淡笑，父亲不待见她，恐怕是因为能从她身上看到母亲和寒泱的影子吧。

“沐儿。”

沐颜凝神，低眉应道：“嗯？”

“你看看这个。”苏澈递过一册文卷。

看了一会，沐颜忽地紧了紧眉，搁下文卷，斟酌道：“这是二叔的案子，不过一时口快就惹了杀身之祸，也过于严苛了。不知父亲是否要出手相助？”她语气顿了一顿，才道，“毕竟二叔也是苏家的人。”

苏澈抿了口茶，若无其事地笑道：“他自犯他的事，我自做我的闲人，何必徒劳卷入？”

沐颜心底微凉。苏澈有三个弟弟，感情颇是淡薄，第二个弟弟就是御史苏汛。方才的案卷正是刑部才交上来的。苏汛醉酒作诗，被好事之人呈



到了皇帝面前，竟斥其有谋逆之心。其下附诗沐颜亦看过，“天阶丝雨落，水起涟漪欢。田间蛙鸣畅，青虾戏浅滩”，不过有几分愤懑罢了，若非有人刻意为之，何至于有这样大的动静？

苏澈身为左相，若插手此事，势必牵连整个苏家，可若是袖手，便白白担了人情冷淡之名。

立定了心意，沐颜不动声色：“父亲希望沐儿怎么做？”

“静观其变。”苏澈淡笑，“只是……”

沐颜终于抬头，清清冷冷地道：“只是，寒泱一定会做到的，是吗？”她看似清澈的笑容，渐渐掩去了眼里最深的阴霾和无奈。

苏澈抬眼看她，良久才暗了光芒道：“我本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我不过，只是想让你看看苏家的现状罢了。你也当为自己打算。”他微眯起眼睛，狡狴中渗了几分苍老。

沐颜骤然握紧了手，隐有深意地一笑：“沐儿的打算，不就是父亲的打算么？”

“沐儿。”苏澈长叹一声，“你终究比小乔太过冷静，可是你也会因此而比她失去更多。”他负手而立，“你可知道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不闻不问，甚至视如陌路么？”

沐颜静眉微扬，转首面向苏澈，一手挽了垂落的长发，用银色的发带束起，一手揽衣站起，微笑道：“因为寒泱。”

她本着白衣，袖上是暗红色的梅花，腰束九霄玉佩，此时展袖而立，翩翩飞扬，犹如清俊的少年，风姿郁美。

苏澈怔神，仿佛刹那间苍老。

“寒泱……”他低喃。

当沐颜束发玉立的时候，俨然就是另一个寒泱。

沐颜与寒泱，皆取自他们母亲的名字，颜泱。

颜泱是极具风华的才女，二十年前嫁给了苏澈为妻，鹣鲽情深，相敬如宾，本是人间佳话。颜泱更为苏家生下一对极漂亮的孪生兄妹，那就是

沐颜与寒泱。然而在沐颜十岁那年，颜泱和寒泱俱死在返乡归家的途中，当苏澈将唯一幸存的沐颜从马车中抱出来时，这个曾经天真的女孩已是一脸的空洞茫然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沐颜就完全变了，沉静内敛，也无畏无惧。

“寒泱已经死了。”苏澈几乎无法直视沐颜锋冷深沉的眼。

“可是，我就是寒泱。”沐颜的白衣宽袍精雅，正是寒泱过去最喜欢的服式，“从他离开的那一刻起，沐颜就是寒泱。”

她穿他的衣，习他的语气，仿他的气质。

是她让世人眼中的寒泱如星辰灿烂，而使沐颜的名字永远掩埋在光芒背后。

而苏澈，也永远无法忘记他曾经最疼爱的长子，清绝孤高似一柄剑，少年洁白，内蕴锋芒。他回转了目光，凝视着同样皎如清月的长女，眼里深深涌动着复杂的情绪。

苏澈清癯的额前已有了沧桑的皱纹，倚着窗槛，清风微动，将他渐白的鬓发轻拂。

沐颜的眸光忽然动了一下，心里仿佛有暗潮在渐渐漫过最后的底线。

“你不能让寒泱永远留在世人眼里，他终究会消逝，可是你还活着，还会嫁人生子，你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苏澈闭目，“你不能因为寒泱的死而耽误自己的一生。”

“父亲，您的话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您终究是不愿让我再继续下去了？”沐颜云淡风轻地笑着，白色的单衣下是一双死死握着的手，“嫁人？”她低笑，“父亲说的是，沐儿今年已经十八了，再不出嫁，就要沦为笑柄了。等到那个时候，苏家的颜面要往哪里放呢？晚商城名门闺秀的典范苏沐颜，竟如一个弃妇一样嫁不出去，何其侮辱，您说是不是，父亲？”

她眼底的悲凉席卷，仿若阴雨晦涩，霜河冷落，萧瑟得令人无法直视。

“原来父亲寻沐儿来，就是为了这样的事。”她指尖紧扣椅背，“沐儿明白了。”



当年，她以苏寒决的身份，涉入官场，结交皇族，然而在无限的风光背后，有多少她的心血和努力，又有多少她的泪水和强颜欢笑？

可是这一切，全都在苏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中，化为虚无。

她是女子，这一点永不可变更。

苏澈的唇微动，似要说些什么，却最终默然无言。

沐颜缓缓低头，平复了情绪，恢复往日的温良恭俭，漠然道：“父亲有什么合适的人选？”

“沛姚将军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“沛姚将军叶子陵，少年得志，风华正盛，其人爽朗坦荡，是为良配。”她一字字地说着坊间的评价，静静道，“沐儿虽自幼敬慕英雄豪杰，只是他，不合我心！”

叶子陵，实在是熟人呢！

苏澈长喟：“苏家是文人世家，虽世代为相，门庭却日渐冷落，你二叔的案子你也见到了，这样的形势下，苏家又能支撑多少时日呢？”他意味深长地笑道，“再斟酌几日吧，有些事，毕竟关系重大，也不是一时能决定的。”

沐颜明了他的逐客令，亦不多言，惨淡一笑转身便走。父不父，女不女，钩心斗角，彼此算计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

然而她的手刚触上房门，就听到苏澈翻动卷轴的声音，随之而来的是他的话，“我记得陆湛走了，已有三年了吧。”

仿佛乍然之间有冷水兜头浇下，刺骨的寒，沐颜的手有些发颤，口中却只能低声应道：“是。”

是三年十一个月。

“竟然这么久了。”苏澈似有似无地叹息，“他不会是不能回来了吧？”

沐颜霍然转身，直直看着苏澈，眼里腾起惊人的怒意。苏澈回视她，目光皎皎，沐颜静默了很久，才拂袖旋门而去。

陆湛，父亲竟然拿陆湛来要挟！她背靠着门，潸然落泪，心底的悲鸣

却越发清晰。

三年之期早已过了，陆湛，你何时才会归来，是不是从此，我就要了断妄想？

抬头看着满院萧瑟孤凉，风卷黄叶，一如初见陆湛的那一日。

那个黑色衣衫的少年，站在院中，瘦削的脸上有一种淡定和从容，当他握着剑的时候，眼里绽出的光芒，令沐颜感到，她仿佛见到了夏日里最明亮灿烂的阳光。

沐颜永远都记得，十岁那年，她失去了母亲和哥哥，却与陆湛自此相遇。

已经那么久了啊，她有多少时候没有再见到陆湛微笑的容颜，没有听到陆湛低沉而温柔的话语了？

在良久的沉寂过后，她终于抚额一叹，收拾了心情，回房梳妆。冷水泼在脸上，带来一瞬间的清醒与冷静。

霁夜入门而来，默默递上白色单衣，却是男装的样式，衣绣苍竹，袖卷金线。

“马车可准备好了？”她沉吟，“这就去湘居吧。”今日尚与九王有约，不可不去。

九王安净持，翩翩佳公子，却锋芒暗蓄，凛然不可侵。

她轻揉了揉眉角，沉冷了思绪。父亲说的抽身而退她也并非没有想过，而是没有万全之法。可在方才的情况下，父亲那里若是不应承，只怕他的主意就要打在小乔身上了。

她略一怔神，低低地叹了口气。

小乔，小乔。她视若珍宝的妹妹，如果有可能，她希望她的妹妹能一生都如今时一般纯净无暇。只是那样的放肆能持续多久？出门在外时常听人说，苏家二女，妍色天成，却不知她们背后的辛酸苦楚。女子生如飘零，命不由己。

然，她不甘。



沐颜倏然长身立起，定了心思。

犯我者，必万劫不复。

四轮的马车停在湘居前，紫缎为帘，碧珠为饰，车梁皆为上等红木，檐下一对竹铃，随风摇曳，轻盈作响。

车上当先跳下鹅黄色长裙的侍女，明眸善睐，已是惊艳世人，低首轻道：“公子，请下车。”

一只素净的手扶上车帘，修长有力却不张扬。挑开紫缎帘，露出清俊微寒的脸，额佩白玉，发束银带，一双斜飞的丹凤眼深如幽潭，却又好像蒙上了经年不散的雾，看不真切。

“霁夜，去问问九殿下可到了？”白衣纷扬，犹如谪仙的少年仿佛登临人间般一步步走下马车，拢在袖中的手无意间张开，露出手心里的掌纹，那里绘了一朵怒放的寒梅，瓣为深紫，蕊为素白，妖冶却清绝。

街上行人纷纷侧目，突然传来勒马的大喝声。

一时回首，又是大惊。

高大的白马上，是着了宝蓝色长衫的男子，一手缚缰，一手握弓，剑眉星目，鬓角如飞，衬得他整个人神采飞扬。

他微眯了眼，懒散一笑，显得与他的姿势极为不相称，看上去却又和谐至极，仿佛他生来便如此放肆无拘。

“寒泱，别来无恙？”

穿着男装的沐颜笑着还礼：“托将军的福，一切安好。”她面上从容自如，心底却不由失笑。前个时辰才同父亲争辩，这会儿才一出门就遇上了父亲心心念念要让她嫁的人，着实有些讽刺。

沛姚将军叶子陵，爽朗坦荡？她微挑了下眉，坊间传言果真不可信。她与叶子陵本就相识已久，深知其脾性，此时竟只能哂笑一声。

叶子陵下马，笑道：“寒泱何时对在下如此客气了？”

沐颜亦笑：“将军又何时变得如此文雅了？”

两人心领神会，各自相视一笑，并肩走入湘居之中。

才入门就有侍者一路领了他们进内院。内院不同于外堂的热闹，装点得幽静清怡，两侧植了潇湘竹，夭矫婆娑，间杂兰花芳草，俨然精巧的园林。

青竹之下，一只木桌，一把紫砂壶，三盏流光杯置于一边。

酒水俱备。沐颜莞尔，果然是九王的风格。

正笑着，竹林间走来着深青色长袍的男子，眉间温润笑意，眸子却极深，笑得优雅天成，翩翩君子，似是满院的苍竹亦只给他作了底色。

“九殿下。”沐颜低首作揖。

“不必多礼。”安净持略一笑，“你该学学子陵的样子。”

叶子陵一手拍在安净持肩上，笑道：“我可是武将，自是粗野惯了。”

沐颜随即回道：“子陵若是粗野，那只怕是无人可称风雅了。”

“哦？”安净持低笑，“寒泱且说说子陵雅在何处。”他揽衣坐下，将琉璃盏中的酒水一饮，抿口微笑。

沐颜轻弯唇角，亦在他身边坐下：“九殿下可知大俗即是大雅？”扫了一眼叶子陵的笑脸，她缓缓绽开笑，“子陵实在是大雅之人。”

叶子陵抬颔一笑：“多谢夸赞。”又道：“寒泱笑起来真是漂亮。”

安净持闻言，失笑道：“子陵，你今日就放过寒泱吧。”

沐颜伸手摇了摇，笑道：“九殿下切勿插手，我和子陵之间恐还有些私事尚未解决。”她轻眯了下眼，“听说子陵有意向舍妹求亲？”

叶子陵点头：“正是。”他一手撑着侧颊，笑看着沐颜，“本将军看了寒泱那么漂亮的笑，自是倾慕那与寒泱一母同胞的孪生亲妹了。”

他击筑吟道：“南有锦颜姝，北有翟湘姣。这传遍大江南北的歌谣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”

“湘夫人我在边关就曾见过，确是极出色的人。”叶子陵悠悠一笑，“当然了，不可否认，本将军向苏大小姐求亲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……”

他眼里闪过狡狐一般的光芒：“是想看看寒泱穿女装的样子。”



沐颜既笑且怒：“不曾想子陵竟如此看重在下。”她扬眉一笑，“不得不承认，将军的诚意着实令人感动。倘若将军亦有同胞亲妹，寒泱一定一并娶回来。”

蓦然之间，叶子陵的笑容扩大，不住地点头。

“可是。”她从从容容地抿了口茶，嫣然一笑，“还请将军先称在下一声大哥，在下也好向舍妹转达将军的盛情。”

只听得轻笑声，安净持玉面含笑，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，双眉斜飞，萧萧如松下风。

沐颜微晃了神，别开脸却看到叶子陵意蕴极深的眼眸，是少见的认真，不由轻咳一声：“不知将军意下如何？”

叶子陵复又展开明朗的笑容，仿佛方才的严肃只是沐颜的一时恍惚。

“甘之若饴。”他长身站起，竟深深行了一礼，“子陵日后还请大哥关照了。”

沐颜霍然惊起，颊上染了淡淡的嫣红。她本是要借此令叶子陵知难而退，不料却弄巧成拙。

她勉强笑道：“寒泱玩笑话，子陵又何必当真？我那妹子也并非好性情的女子，温顺贤惠那是说给外人听的，清冷孤高才是真的。”她略有些自嘲。

叶子陵神色微变，正要开口，却被安净持摆手制止。安净持唇边牵了缕笑，眉峰轻聚，隐隐有几分翩然之姿：“哪里有做兄长的这样贬低自己的妹妹？”

他似笑非笑，又道：“若非左相那里有寒泱声名渐起，我也对苏家传闻中的两大奇女子好奇得很。”

沐颜低眉：“九殿下说笑了。”

倘若说叶子陵尚有几分真心的话，那么安净持的话不过只是向她展示一种姿态。他对苏家，势在必得。

她与叶子陵相视一眼，极有默契的同时转开话锋。

“三殿下那里，如今怎么样了？”

安净持笑看了他们一眼，轻轻合了眼，道：“三哥那里暂时未成气候。现在边境战争一触即发，民心未定，谈及此事尚早了。”他弹指一笑，“我是想要那样东西，但决不会把家国天下一并赔了进去。”

“若欲安内，必先攘外。”他眼里眸光一闪，刹那之间竟风华无双。

他们所在的便是以安氏为王族的容朔，朝都晚商。在容朔之北，是戎狄，容朔之南，是络修，三国俨然三足鼎立，原本相安无事，近年却是颇多纷扰，容朔与戎狄的战争，几乎是一触即发。

安净持的话音才落，叶子陵已然朗笑道：“被委任出兵的人可是我，你一副恹恹的样子作甚？”他斜靠在椅上，轻笑，“边关的兵权一半在我手上，一半在凌选手上。他是三王的人，虽有几分将才，却过分轻敌，心浮气噪，不堪大任。这一次，如果真有传说的那么危险，就算下地狱，我也会替你拉了他一并下来。”

“子陵！”沐颜与安净持同时低喝一声。

“放心。”叶子陵眼底笑意淡淡，“我可不想把命赔掉，还要留着娶寒泱的宝贝妹妹呢。”

沐颜静静看他，忽然觉得心中阳光灿烂，暖意油然而生。

“你若安然归来，我或可说服妹妹嫁你。”她含笑站起。

“真的？”叶子陵眼前一亮。

“君子一言。”她伸手与他击掌，“驷马难追。”她手心里的梅烙与他手上的厚茧相叠，心里划过一流暗泉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。

叶子陵的脸在竹影斑驳之间忽明忽暗，而沐颜却清晰地感到他的笑容如骄阳一般光芒四射。

“谢谢。”他低声说。

上过战场的人，都怀有一种必胜的决心和必死的觉悟。而他们两人都明白，沐颜并非真正想要嫁给叶子陵，因为，她的话，只是作为一道清光、一种希望、一个信念，在无形中，成为了他求生的意念。



因为，没有人知道，锋芒迫人的沛姚将军，在少年成名之时，心中的晦暗与悲寂。那是用数千乃至数万人的鲜血换来的荣耀，它的背后是无休无止的战争和杀戮。

“子陵。”安净持忽然睁眼，“你要记住，在我们心里，你始终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”

“你的命，才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。”沐颜微笑，眼眶湿润。

苏沐颜、叶子陵、安净持，他们之间，无论是感情还是才智，都是彼此契合的人。一朝为知己，终生重相诺。

在午后的阳光下，他们尚能如此谈笑风生，快意地活着，煮酒论英雄而不计较得失，但是沐颜却清楚地感受到，一切都已经不同了。

曾经轻袍缓带、流连风月的九王终于展现出了作为皇子的凌厉，昔日的温柔微笑已化作了朝堂之上的利刃。

曾经酒酣纵歌，击筑大笑的叶子陵，终将挟着鲜血与杀戮而去，一剑霜寒十四州，再无人可掠其锋芒。

而她，静坐青石台，笑看风云变，也将站在安净持的身后，俯瞰苍生。

满室温暖，斜阳芳草流连，斟酒泼茶，耳边却是风声萧瑟，卷乱了满心的思绪。

夜深。

沐颜披衣而起，辰星寥落。忽然侧耳细听，半晌脸上才微微浮现出清朗的笑意，左手轻够到床侧的长弓，搭箭静立。她所学不多，唯有箭技是当年陆湛教的，几年下来，也练习得颇为熟练。

月色微凉，窗沿上的纱帘撩动，沐颜冷眼看着，悄然换了方向。

青芒乍闪，一个身影已近眼前，神色却在见到沐颜姿态的瞬间，颇有些诧异。

沐颜淡淡一笑：“姑娘夜入相府，不知所为何事？”面前的人赫然是一个与她年岁相仿的少女，紫衣翩翩，一双深紫色的眼睛尤为醒目，漠然微

冷。

少女收刀，冷冷道：“苏寒泱在哪里？”

沐颜指尖扣在箭尾，微笑道：“你认为我会把自己哥哥的下落告诉一个陌生人么？”她虽含笑，却隐隐有一种迫人的孤高，与那少女相持不下。

“苏大小姐？”少女眉角轻掠过一丝不耐。

沐颜瞬间放手，一箭从窗口斜飞而出，没入屋梁，她握弓回首，冷冷一笑：“你现在可以自己看看了。”

屋外喧哗乍起，人影幢幢。沐颜出箭极有分寸，她射的是霁夜房间的第一块青瓦，那是她与霁夜约定的记号，青瓦既碎，便是有敌入侵。

沐颜低头点亮蜡烛，依旧笑容浅浅：“不坐下来谈谈么，尹小姐？”

昔时她以寒泱身份出入官场时，曾与戎狄质子萧无望有过一面之缘，那时萧无望身边的，正是这次深夜前来的异族少女。

尹落伊敛了不耐神色，冷道：“世间传言苏大小姐体弱多病，极少外出，如今看来不知是传言错了，还是苏大小姐自身的缘故？”

“那么，尹小姐是否也可告知沐颜，萧世子身边的侍女与今夜的不速之客，哪一个才是尹小姐真正的身份？”沐颜摆上一局棋，“以己之心，度他人之想，才能处处为自己留一条路。”

她执了黑子，落子抬头，昏黄的火光下，她的笑容略淡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，凡事不可太过，这个道理尹小姐不会不明白。”

尹落伊忽地一笑：“苏小姐的话别有一番道理，落伊受教了。”

“看在尹小姐深夜前来的面子上，沐颜便以一棋相待。若沐颜赢了，尹小姐就不妨听此一言，若尹小姐赢了，沐颜自当告知家兄所在。”

尹落伊看她自在的神态，道：“叫落伊即可。”低头看了一会，笑道，“大小姐可有把握一定会赢？”

沐颜摇头：“不。你我皆当做是赌一次便是了。”她略略一笑，“出子吧。”

正说着，窗外有人轻声低叫道：“大小姐。”



沐颜的眼神自尹落伊脸上淡淡扫过，答道：“没事了，虚惊一场，让
人都散了吧。”

霁夜低应了一声，转身去了。

尹落伊似笑非笑地道：“大小姐果然好气度。”

沐颜抿了唇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既然尹小姐愿意陪沐颜赌一次，沐颜
怎可坏了规矩？”

两人一来一往之间已下了数着，谈笑之间也未见沐颜有过一丝的慌乱。

低头看着眼前的棋盘，尹落伊忽然站起，笑着一点下白子：“大小
姐，你输了。”

沐颜手指一紧，静素的脸上慢慢浮现出无奈的笑容：“如此，沐颜不
得不带尹小姐去见家兄了。”

尹落伊微一挑眉：“大小姐似乎并不为令兄担心。”

“我的兄长，自无可匹敌。”沐颜打开门，静静一笑，“请吧。”

在静谧的夜色之中，月光寥寥，然而沐颜静冷的笑容却有一种别样的
洞彻和清傲。

尹落伊执了匕首，从容走出。

沐颜提着门前火光暗淡，走在后院杂草丛生的小路上，裙摆在地上摩
挲着，发出极其隐约的细碎声。

她边走边道：“尹小姐，恕沐颜冒昧问一句，今日，是萧世子的意思，
还是尹小姐自己的意思？”

尹落伊走至她身边，笑道：“苏大小姐，有些事情，知道得越少越是
安全。大小姐与落伊颇是投缘，落伊亦不愿将大小姐牵连其中。”

沐颜微微冷笑，牵连？若是不愿牵连，难道真会如此巧合到误进了她的
房间？

她在一间灯火悠然的小屋前停了下来，优雅低首一笑：“家兄喜静，
房舍简陋，怠慢尹小姐了。”她神色淡然自若，仿佛只是请来了尊贵客人，
而不是将杀手带近自己兄长身边。